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俄罗斯学

文/维·费·沙波瓦洛夫 译/徐来娣



维·费·沙波瓦洛夫(1948—),是俄罗斯当代知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人文认知方法论领域专家,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功勋教授,国际俄罗斯学协会创立发起人和副主席。其研究方向主要有:社会人文认知方法论研究、俄罗斯文化历史阶段分析、俄罗斯文明综合研究等。其代表作《俄罗斯文明》(上下册,2011—2012)一书被公认为现代俄罗斯文明理论的奠基之作。

沙波瓦洛夫认为,俄罗斯学是一门全面研究俄罗斯的综合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文明是一个独立文明。在俄罗斯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划分出若干历史形态以及若干时期。俄罗斯文明的文化-基因密码,是俄罗斯文明在任何变化中都能保持自我的内在因素,该密码记录着俄罗斯文明的首要价值观、社会理想和精神特征。

俄罗斯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全面研究俄罗斯,把俄罗斯看作一个完整的产物,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一个自然和精神的有机结合体,即,它把俄罗斯看作一个文明。因此,俄罗斯学的研究对象是俄罗斯文明,而俄罗斯文明在一系列过去和现代文明中占据特殊地位,在国际社会组成中独自行使作用。俄罗斯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综合-专题法和结构法。

俄罗斯学与当今世界的一个通行观点针锋相对。根据这一通行观点,世界上似乎只有一小批“文明”国家,而其他国家则无权称作文明国家。与此同时,西方文明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文明模式。与之对立的观点认为,某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要么属于某一个现有文明,要么倾向于现有文明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要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独立文明。而俄罗斯学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观点。

要把俄罗斯看作一个独立文明,也就意味着要揭示出俄罗斯社会与其他社会不同的典型特征,但不是通过区分“好-坏”或“高-低”来实现,

而是通过发现其典型特征来实现,同时,并不把俄罗斯文明与其他文明对立起来。

俄罗斯学的建立必须基于如下理论前提:构成同一文明的不同民族,并非必须是语言和文化相近的民族。有很多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其组成包括起源各不相同的多个民族。同样,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并非必须要有某一个宗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文明可以使信仰各不相同的成员融为一体。然而,在文明的产生阶段和形成阶段,发挥特殊作用的通常是某个“种族-信仰核心”,即,某个宣扬一定宗教的种族集团。该种族-信仰核心的语言和文化,在把一个文明的所有要素融合为统一整体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就俄罗斯文明而言,这样的核心就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东正教。也正是种族-信仰核心在诸多方面决定了一个文明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这个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别。

现代俄罗斯文明(和其他很多文明一样),不是单一民族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多个种族的产物,而是超种族的产

物。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各种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代表,对于俄罗斯生活方式特征和思想特征的形成,以前曾经作出过自己特有的贡献,现在还在继续作出贡献。在各种种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又一个文化层面——共同俄罗斯文化层面。组成俄罗斯文明的所有民族,有着典型的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特征和思想特征,它们就是由共同俄罗斯文化层面所决定的。而俄罗斯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共同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在俄罗斯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划分出若干历史形态,同时,还可以划分出一系列从前一历史形态转向后一历史形态的过渡期。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历史形态理应划分如下:基辅-诺夫哥罗德罗斯(862—1240)、莫斯科罗斯(1380—约1700)、俄罗斯帝国(1721—1917)、苏联体制下的俄罗斯(1923—1991)、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2001至今)。尤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形态之间总是存在着过渡期。它们包括:第一过渡期(1240—1380),与蒙古人的压迫以及俄罗斯文明中心从基辅

向莫斯科的逐渐转移密不可分;第二过渡期(1700—1721)——俄罗斯现代化的开始,与彼得一世的改革活动相关;第三过渡期(1917—1922)——帝制的衰亡,临时政府,转向布尔什维克政权,国内战争;第四过渡期(1991—2001)——苏联解体,1990年代的混乱时期。

每一次在经历了又一个过渡期之后,而这个过渡期可以用一个与“混乱时期”相近的概念来定性,俄罗斯文明在一个新的历史形态中逐渐恢复自己的基本特征,与自己的“文化-基因密码”相符合,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之下发生变形。

俄罗斯文明得以存续的最重要稳定机制在于其“文化-基因密码”

在俄罗斯学框架内必须采用结构法,是因为文明观的意义在于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揭示和描写长效稳定结构。地方文明概念本身必须以这些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存在的长期性,也就意味着这些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它们并不为各种因素所左右,而各种因素在历史上的多变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政治关系到经济关系。法国权威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文明可以经受得住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的动荡……法国革命并不是法国文明进程中的毁灭性力量,而1917年革命同样也不是俄罗斯文明进程中的毁灭性力量……”在历史考验中,文明“只会改变……其固有颜色,但会保持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几乎所有特征……”因此,在俄罗斯学框架内的文明观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学科的传统使命相对立。如果说传统历史学科的主要兴趣是历史变化的进程、从一个社会状态到另一个社会状态的转变阶段、具体的事件和变化的原因,那么,对于文明观来讲,重要的是另一个任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变化中,寻找出在整个文明存在时

(下转10版) ➔

